艺界观察

“焕”的深处是来往与共创

——第九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观察

本报记者 刘 森



当代偶剧《铸剑》演出现场。 演出方供图

日前，2026第九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在北京收官。本届艺术周以“焕”为主题，“焕”者，更化而生。自2018年创办以来，艺术周累计邀请31个国家和地区的189个表演团体313部作品来京交流演出。今年，26个国家和地区的113个团队报送了170部作品，创历届新高。其中，40部作品最终参与展演。除了“我有拿手戏”“有戏好好说”“影偶大家谈”等品牌单元外，本届艺术周升级“影偶嘉年华”，增设“国际艺术家驻留创作”项目，并被纳入“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

作为压轴的学术板块，“影偶大家谈”国际研讨会先后在北京市文联艺术工坊与宏福戏剧之城·行宫艺术区举行。七国影偶艺术家、节展负责人与文化机构代表，与国内高校学者、一线创作者围坐，探讨跨国协同创作如何深入、全域剧场如何互通。

协同创作

国际影偶交流若只停留在成品剧目互邀、演完即走，很难形成长久的文化共振。有价值的对话，应当走向深度协同共创。

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制作人、韩非子剧社艺术总监韩迟对偶剧《山灵》的记忆始于2015年。那年，她在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馆与保加利亚导演埃韦利娜·基奥索夫斯卡-科斯托洛娃初次见面，约定“以后一起做戏”。这个约定等了10年才落地。2026年初，埃韦利娜带着团队来到北京，与韩非子剧社反复磨合，完成了偶剧《山灵》。同年2月，该剧在北京首演；3月，应普罗夫迪夫国立木偶剧院之邀赴保加利亚巡演。中方承担国内制作，保方对接海外巡演，双方各用本土资源，共担创作与传播成本。

埃韦利娜说，联合创作的要义不是把一部完成的作品搬到另一个国家的舞台上，而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作者在碰撞中回望自己的传统，同时创作出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完成的作品。

联合创作的另一个样本，是本届艺术周的启幕大戏——当代偶剧《铸剑》。该剧由艺术周出品，韩非子剧社与哥斯达黎加艺术家联袂创排，并得到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与哥斯达黎加大学的支持。同一部戏里，皮影、木偶与现代舞台技术相融合，两国创作者以各自的经验相互借力，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

除了创作层面的协同，还有一条思路指向机制创新。塞尔维亚“金火花”国际木偶节总经理耶莱娜·斯托亚诺维奇·帕特诺吉奇介绍，巴尔干地区70余个艺术节已形成联动机制，统一协调档期，分摊海外团队的差旅与运输费用，使单个艺术节难以邀请到的国际剧团得以在区域内多城流转。在她看来，没有档期与成本的共担，联合创作很难走出“一次性项目”的循环。

表达边界

在本届艺术周的舞台上，影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皮影、杖头木偶的形态。机器人、全息影像等融入叙事，真人演员与偶同台共演，沉浸式剧场、线上木偶短片、大型户外巡游偶戏相继出现。技术进入之后，首先要回答的是“它替谁说话”的问题。

保加利亚创意实验室的实践，是研讨会上被提及最多的一例。该团队将机器人偶、传感器、虚拟现实和全息影像引入偶剧舞台，重新演绎《小红帽》《三个兄弟》等经典童话。同时，埃韦利娜也说明了它的限制：成本高，训练周期长，机器人受温度、湿度影响还可能在演出中“罢工”。注入科技的意义是让现代科技离影偶观众更近，但技术本身并不是舞台的主角。

阿根廷圣马丁国立大学教授蒂托·洛雷菲斯认为，影偶的魅力来自暗影、留白与含蓄，这恰好是对数字时代“过度曝光”的一种平衡。在他看来，传统与现代不是技术替代的关系，而是代际之间的持续对话。创新若脱离对手工操控温度与文化符号的研究，容易滑向表层装饰。

北京京剧院一级导演白爱莲认为，国内影偶剧在叙事上已经走得较远，但诗性表达仍有欠缺。她从各国同行的发言中提炼出一个词——看见，让作品被世界看见，也让差异被看见。

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北京传统艺术研究所所长罗琦发现，今年参演的剧目有一处明显变化：演员的主体性在增强，面具、偶具与肢体表演交织，传统小型偶与平面皮影的视觉局限正被跨界融合逐步打开。她期待中国影偶不只讲故事，还要有情感的表达、思想的力量与戏剧诗的品质。

全域剧场

在宏福戏剧之城进行的研讨会，议题从舞台创作延伸到空间载体与展演机制。在本届艺术周的“国际艺术家驻留创作”项目中，来自英国、智利、中国的影偶艺术家齐聚温榆河畔，进行为期15天的在地驻留创作，以滨水岸线、林荫步道、公共广场为天然舞台，将创意转化为原创装置偶作品。

会上，宏福戏剧之城项目负责人郭轶表示，全域皆舞台、全域皆片场，指向的是剧场边界的重新划定，水岸、广场、街区、社区都可以成为舞台。他从“台、场、人、事”4个维度介绍了建设图景，并将对外合作归纳为5个接口——驻留档期、联合制作、展演档期、影偶博物馆共建、节展联盟。

中国戏曲学院艺术管理与文化交流系副教授胡娜从产业与观众拓展的角度提出，影偶兼具精英表达与大众美育的双重属性，既可以在小剧场完成面向数十位观众的亲密表达，也可以进入户外嘉年华和文旅场景。她建议将传播触角伸向综合性高校的非艺术专业学生，同时逐步建立属于影偶自身的评论话语。

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艺术总监杨乾武表示，影偶艺术“小而美、特而精”，既能登上都市剧场，也能走进乡镇社区。他希望与海外艺术家保持常态化沟通，推进联合创作、互访演出、学术研讨，让艺术周成为下一次合作的开始。

2027年，艺术周将迎来创办10周年。9届下来，来的人、演的戏、议的事都在变，不变的是往来本身。影偶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一次次往来中被重新讲述。



民族歌舞剧《锦·蓝》演出现场。

以“村舞”绣山河

——民族歌舞剧《锦·蓝》：

本报记者 王雪峰 文/图

11月8日至11日，2026年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期间，贵州“村舞”民族歌舞剧《锦·蓝》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舞台亮相。

布依族糠包舞轻盈灵动，苗族板凳舞鼓点铿锵，彝族阿妹戚托舞步整齐……作为扎根黔西南的民族歌舞创作，《锦·蓝》深度挖掘当地民族文化资源，将布依族八音坐唱、苗族芦笙舞、彝族阿妹戚托等非遗项目融入舞台叙事，让表演跟着剧情、跟着人物走。绣娘采染料、洗原料、织锦画，八音坐唱的曲调就在山水间响起；村寨里歌舞比拼，板凳舞的鼓点就成了绣娘切磋技艺的节奏……各族绣娘携手共绣“锦蓝图”的温情故事在舞台上完整呈现。

全剧分为六部分，叙事层层递进，情感质朴饱满。序幕以写意手法描绘黔西南巍峨的群山与奔涌的江河，展现富饶水土孕育的多彩民族风情。第一幕“采春”中，绣娘走进青山采摘制作染料的花草，在河边淘洗原料，沐浴着山野春光完成刺绣的前期准备，满是对故土的热爱与对传统手艺的珍视。第二幕“织月”将场景落在月光下的古榕树旁，各族绣娘相聚于此，展示、切磋代代相传的刺绣技艺。第三幕“连心”围绕联合绣制巨幅锦画展开。第四幕“共锦”中各族绣娘牢记红色传承，齐心协力投入刺绣创作，最后壮丽的锦绣完工，唱响民族团结，向着崭新的未来奋进。尾声“织梦山河·锦绣长歌”以一根根绣线喻指各族儿女用一针一线绣出祖国的大好山河。

黔西南州是布依族、苗族等民族和睦相守的幸福家园。各族群众能歌善舞、热情好客，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为“村舞”等乡土文艺的生长提供了充足养分。《锦·蓝》把贵州“村舞”和非遗技艺搬上舞台，演绎山水与人文之美。

此前，该剧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成为贵州省唯一入选剧目，并于8月19日至21日进京展演。从黔西南的青山绿水到北京的专业舞台，《锦·蓝》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它没有刻意拔高，也没有简单堆砌符号，而是把八音坐唱、阿妹戚托等元素融入一个关于绣娘、关于大桥、关于家园的朴素故事里。

2026年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期间，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徐永军表示，山地既是贵州独特的自然标识，更是鲜明的文化印记。徒步、骑行、漂流、露营等山地运动，承载着自强不息、奋勇攀登的精神；而深藏群山的歌舞、技艺、民俗，彰显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深厚内涵。“‘村舞’这类乡土文艺，与山地运动昂扬向上的气质天然契合。”徐永军认为，山地之美、运动之力、人文之韵交相辉映，让绿水青山兼具生态与经济价值，更凸显文化与精神价值，为文艺赋能文旅体融合开辟了广阔空间。

从村寨田间的自发歌舞，到登上全国性文艺舞台，再到亮相国际化文旅盛会，《锦·蓝》用优美的舞步向八方来客展示黔西南独特的人文风情和文化自信，既保留乡土文化的原汁原味，又契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当尾声的绣线在舞台上化作锦绣画卷，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台歌舞剧，更是以一个“共绣锦蓝图”小故事诠释民族团结大主题的时代发展叙事。

舞台光影



11月7日，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我的台州乱弹”鲍陈热折子戏专场在浙江胜利剧院上演。一级演员、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鲍陈热携剧目《活捉三郎》《做媒》《心·痴梦》，为观众献上了原汁原味的台州乱弹演出。

舞台上，鲍陈热一人连饰多个角色，在幽怨凄冷的女鬼、灵动娇俏的少女、癫狂痴妄的村妇等角色间游刃有余地切换，唱腔时而低回婉转，时而高亢入云，身段与眼神的拿捏丝丝入扣，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尽显演员扎实功底与舞台灵气。

图为演出现场。

嘉 纳/文 演出方供图